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澠水燕談錄卷六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燮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錄卷六

宋 王闢之 撰

官制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為崇政院使  
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  
中書為三府亦名三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  
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

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  
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  
若始簽書兼藩正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  
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  
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  
司開寶中以叅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  
相為提舉興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後析為三

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而又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使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叅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及第為宋州司寇叅軍後改曰司理叅軍今俚俗以司理院為十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祈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  
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孫宗愿為衍聖公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

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為定有災即申乞減數至今以為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  
令供納價錢一貫五伯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  
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  
上言乞優給價直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為瓦殿七間  
依奏

升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於單袍太祖訝  
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



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叅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大小一用狀擬進入上親批可其奏印以御寶謂之印書降出宰相奉行國初范質在其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

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為當但難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容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寺官者為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例得賜緋故士大夫以審刑為朝官染院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勸契之儀其制以劄為箭  
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  
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  
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闈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為誰  
駕前司告曰天皇帝奏請行勸箭之鏃交勸奏曰  
勸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啓扉列班  
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劄刻檀板為坎  
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

勦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為天下第一真宗臨軒日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七人清道時以為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給金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引喝

陳堯咨以龍圖閣待制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嘗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

詔從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觔二十觔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觔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迄今不廢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寃滯始置糾察在

京刑獄司以省寬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為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鞠獄

天聖中詔每遇覃霽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叙從王子融請也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曰續誅後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僚

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  
行詔從之

澗水燕談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錄卷七

宋 王闢之 撰

貢舉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  
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  
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  
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不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

中拂衣去居澠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冲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

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

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

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

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

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雍熙中著作佐郎  
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  
賜第附榜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  
為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  
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為五篇篇四韻至曉僅成數篇  
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曆中子明逸子飛彥

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啓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晚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啓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有時

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為士人爭進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次之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已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

墊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  
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曾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  
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  
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  
陛下中官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

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此事轍妄言  
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  
此直言特與科名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為諸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當  
避親者求免去主司不從真宗嘉之自後試官親戚  
悉牒送別頭考校至今著為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  
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

校矧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邪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為惑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

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文儒書籍附

廬山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



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而藏之旋又為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叅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早依田告為學告卒入終南師事种放而吳遁魏野楊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潔為文奇澁初高弁公儀作帝刑三篇以示放放歎曰隋唐以來綴文之士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著

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刑之上矣終以連蹇  
不遇卒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拮收其遺得文  
若詩九千一百一十五篇為三卷藏於家將以遺荷  
之子孫焉

唐杜進家書跋尾皆自題書以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為不孝蘇維嶽家  
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擘好蓄書  
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貯之取杜詩去一之字厨一刻

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子廣文孫牧皆  
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城  
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蘇子美書石邵餽篆額亦  
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  
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

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濟州晁端友沉靜清介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知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為著作郎以卒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之守杭也端友為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為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為世知者可勝數耶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

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  
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嘆曰慟哭太息以論  
天下事今賈誼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為本朝名儒尤為仁宗所眷自  
登第入學館預校讐登經筵叅侍幾三十年晚以龍  
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寵其行序有儒  
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  
儒林舊德之碑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  
德經携所注遊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按撫  
劔南奏為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  
說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明堂泛恩改殿中丞  
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  
書河圖炤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  
論竹軒小集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  
李旼渭鄉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以著述為志性靜退

不樂仕進士夫多稱之為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廷  
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  
乞賜處士之號詔為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  
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  
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著孔  
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致仕改撰  
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  
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

艾穎侍郎少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第授穎書一冊乃春秋左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擢甲科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云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



詔還臺未行捐館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叅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

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  
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竒玩  
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  
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  
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  
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  
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

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即  
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  
優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慶歷末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訪  
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  
合三水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  
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裡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槩字及

覺改名槩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  
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韓存寶本恙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功年未四十  
為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像渭州僧舍或  
為其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貌未及促詔  
赴闕命經制戎盧賊寇人覩其無首咸為不祥明年  
存寶以奏功不實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卧郊外溪邊有

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  
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岍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  
知為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  
卧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後馮貴使  
訪漁舟不復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  
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  
許禮甚恭既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

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  
且七十始為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  
會英廟入繼為皇子近臣薦公為宮僚赴皇子位門  
闌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  
中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  
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即發  
祿李乃徧訪貴人韓姓者真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

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住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

孫莘老初為太平令有呂同者授館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况朱衣豈主文服邪熙寧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尚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

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榜出呂預高薦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廳事僚吏方集  
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鬪於城南江中  
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  
弼以詩貽楊旼請為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  
金箔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  
御前唱進士第南劔黃裳為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卧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

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  
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即登第覺以為無理而  
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  
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  
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  
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予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  
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

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俱丁母夫人憂去至  
九月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  
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  
不知何術

成都譙開博極羣書而不求榮利簡靜冲退好脩身之  
術日遊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為蜀中士大  
夫所稱文同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  
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

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  
意其狂醉不以為恠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  
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術士李某忘其姓名亦傳管輅軌格法畫卦影頗有驗  
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  
知湖州又廬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  
雖不同而其影皆同

澠水燕談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錄卷八

宋 王闢之 撰

歌咏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  
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嘆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  
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  
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  
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  
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  
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  
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  
鶴隨苔岼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  
高易斷寬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

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  
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  
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  
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  
老落遲相葉雨聲寒

王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為學士坐  
辯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尊號  
冊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

適放榜奏曰禹偁翰院名儒今將全榜諸生送於郊  
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為我  
多謝蘇易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  
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故門生

楊文公初為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  
詞臣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帶宮花滿鬢紅上  
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  
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



未貼職例不得預即命直言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  
為榮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  
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  
遠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  
田李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  
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閒田雖有為霖  
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榜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  
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為小官家貧魏野以詩賀  
之云故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及  
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  
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帛調時亦  
踐更之句又云井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紱我偏榮  
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琅邪幽谷山川奇麗鳴  
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  
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  
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為醉翁吟  
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  
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為知琴者所惜  
後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崔閒遵客也妙於  
奏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

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嚮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絃第二疊況聲同此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薇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為弦其聲居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

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  
信手彈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  
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  
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陽和不擇  
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  
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欄歲久茂  
盛每歲花開百朵為海濱之奇觀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詩奇蹇不遇老死場屋嘗  
題興龍寺老栢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  
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為人  
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栢樹訪在所題字已  
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於東廊之壁後三十餘  
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誦  
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可得  
為刻於天宮石柱又刻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厯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  
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  
為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三  
豪詩以遺之稱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  
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  
落鬼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  
作桃花詩以諷由是薄其為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為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  
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岍頭  
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  
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  
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比石州山對  
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  
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



獨常自以為平陽代意一首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度之節拍引以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詠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少主陵曰弄耜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惠薨淑奉詔為墓誌淑言堯佐好為小詩間有奇句陳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

學士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叅軍廉慎至  
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  
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  
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詔徵野赴行在野不奉詔上  
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語  
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為江南  
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

如劉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司戶部郎官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  
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  
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  
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蘇子瞻  
才名重當代遠方外國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  
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邊人問大蘇

書畫

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為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為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瑾慮其剽闕構宇以覆其碑而摸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心經不著姓氏驗

其筆畫亦季展書也

太宗朝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對如初或詢其書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世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氣韻瀟灑煙林清曠筆勢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

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  
考白與成同時人與成子覺並列史館其所紀宜不  
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為定翟院深營  
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本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  
將擊鼓為節忽停擗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  
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鴻飛淡佇可愛意欲圖  
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

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  
魏以來碑刻山岷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  
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為目錄并載  
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  
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之絕筆也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歲久  
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宮語學士韓  
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巧者墁其下以朱欄護之蘇

出院以是悵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為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

祥符中金普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圖賜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辨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曠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為金陵竒觀歲久頗失覆護縑素敗裂稍為好事者竊去



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作  
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佳事難尋卧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筆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  
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  
撰次序贊為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貽大臣宗  
室

澠水燕談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錄卷九

宋 王闢之 撰

事誌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賜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  
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駮上征太原往來  
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  
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  
少倨則嘶鳴奮躍踉蹌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  
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  
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

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  
魏紫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不動搖  
亦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今歲貢不  
絕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  
繁麗嫋嫋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  
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  
為妖嬈不與香

萊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栢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焉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遽與諸溪並行莆陽蔡君謨常評李超易水人

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  
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  
廷寬男承晏承晏男又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  
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  
有劔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  
幕縵音有宣府字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令人  
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宴嘗以墨賜之  
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

春龍樣尤為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於江邊為鰐  
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為吏部遠  
徙今鰐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  
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為之質至今多  
傳之鰐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  
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為  
鰐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龜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



必以尾卷去如象銜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孔旁出者祥符中真宗祀汾駐驛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孝廣泉并以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濱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為異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為五六丈一郡之珎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檜真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

詩云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涕泣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為上品一觔  
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  
貢一觔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  
雖宰相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  
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  
為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為傳玩歐陽文忠公云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

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  
詩云飛來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  
出二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採楫  
以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  
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  
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叅

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  
為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  
赦河北改貝州為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世  
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惟此  
一株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多苦樵斧野燒故木  
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為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  
遐地產常化燎原灰或曰此詩乃李文饒賦玉蕊也

長安故都多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  
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七八  
九楊大年談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國百餘年  
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

契丹國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  
火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常  
以羊乳飼之頃年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令朝臣  
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云即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嘗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歛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下乃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泮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為惠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宰

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  
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  
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  
飛橋至今汴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謨并書宋海陵王墓銘石  
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  
年後為夏元昭匿之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

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  
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纔  
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  
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侶非  
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  
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  
最為營丘佳處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橐中



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  
云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褻之貧也褻皇祐中宿華  
州西陰寺僧云西華溪下最勝夜間燈滅於閣中見  
光燿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  
此石鎮內耳至夜褻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隱玉  
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  
徑數寸溫潤絕美光采粲然玉人驚之曰至寶也今  
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褻因獻

之遂為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亦異也余叔父博士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褒所獻為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疏黃簪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賊魚刺花樹枝皮中花必死盡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

善而舊圖反為竒箭多與之筭如倚竿帶劍之類今  
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為上  
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  
審者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幸者無所措手  
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居一室蕭然終  
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  
青得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

或如月暈或如山峰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為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鷄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一獨完瓦面徑四寸四分面上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趾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峰

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吳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募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坊中為小圃購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圃質於宋延偃後其子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

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即遣中  
使出內府錢付延僱購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  
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  
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知和蓄一古琴琴徽碧石細紋軫製作  
精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  
海夷島產木名伽羅文橫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  
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即唐相沂公李

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  
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長管好事者時時鼓之錢  
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  
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  
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  
豈獨知政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斷鳳  
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  
實山在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

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水清索百千  
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  
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  
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  
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嵩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  
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  
明不之識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



芘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虫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山藥為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祥作清涼傳始叙之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群臣豈宜容此詔付檢官置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

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不治豈不累聖  
德乎聞者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  
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差  
小外有黃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為詩云  
百果之中爾最珍檳榔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題  
椰子詩云叢生彫胡首圓實檳榔身殼止有二兕牙  
出穴中殼內類羅菝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

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  
州記以為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  
血療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劔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  
文學而世以為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  
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姦雄乘中原多事盜據一  
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  
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

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  
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  
益衆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  
人云與其蓄聚斂之臣寧蓄盜臣聚斂之為害如此  
可不戒哉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燥少  
溫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澤光采  
微瑩甚類犬鼻若傳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

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挿者有腰鼓挿者其類不一方其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

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  
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木折犀倒不能  
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  
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  
角也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  
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  
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

奏老人星見史東機薦之仁宗大悅

澠水燕談錄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錄卷十

宋 王闢之 撰

雜錄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為貴禁中則以花蟲為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舊歡新格尤為

詳密其法用匾殿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  
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  
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  
為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  
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  
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  
也景威子瑩國初為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留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劉鋹據嶺南兵置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礮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後王師入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點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熒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明日視之皆石聞令忻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契丹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嘆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柳

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主帥將  
納質定誓以為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  
塗易地河朔之人迄今為憾

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  
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邊人則置酒宴飲因引羌  
人以手攝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邊人血流被面  
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恠也

開寶中鄆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

瓊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  
唐李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  
有也

廬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殞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  
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  
題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窗外讀書聲孤魂  
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  
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

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高麗海外諸國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  
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  
使脩貢因泉州黃慎者為鄉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  
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  
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  
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  
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棋白日閒等句中土人

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之復與金第使中

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媪舉止和淑頗能  
談京華事盧訪之媪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  
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  
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  
所待盧相欺上周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  
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



食促駕而去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  
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複門綉箔人莫得窺  
羣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  
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  
逸擒殺悉盡鞭廟祝毀其祠妖狐遂絕初公在長安  
也極疏种山人故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  
名歇邠土妖狐窠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

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  
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家愁嘆  
有畜犬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  
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  
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  
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閉孫  
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

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  
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  
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旌  
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  
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  
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  
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

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  
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  
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  
輸一緡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於天  
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  
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

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迺歸京搥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之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中君也中正後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鑪有殘藥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別

白賢不肖為事天禧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邸吏報狀則納懷中不復省事或詰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沉下位某人  
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  
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  
樞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為不法事敗治獄者  
鍛成其事芮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

迫自盡天下寃之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  
所譏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  
一夕犬至踉門闕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  
作人卧床上升棟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  
出戶擲尾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  
下以獵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以尊榮之乃特贈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契丹尤憚之

諫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閨門過于嚴密巧者塗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灰扃戶殆不遠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書



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  
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  
書山房而子瞻為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  
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夫罕至居民魚  
鹽自給不為盜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故  
士夫以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

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

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為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為動弭耳而去

蕭柳字大珣後梁宗室為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為立祠十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為吾

脩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之湊奔  
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  
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熙寧八年淮西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  
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  
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葷腐開饑民胃口提刑司督諸  
郡多造紙襖為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  
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熙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秦農田中生菌被野饑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荐饑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麩白石如灰而膩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麩同和為湯餅可食大濟乏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為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

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小詞有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為黃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窶陋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筵饌率以飢飢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預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即食飢飢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飢飢為頭食宜為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

離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鬱輿論牽復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儆與其子鏞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

一日有游僧方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  
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己衣其衣頂  
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為刀傷其頂解衣帶取藥  
傅之留杖為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  
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鏤生凝塵榻如  
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  
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嘆異之  
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

謀稍泄得之外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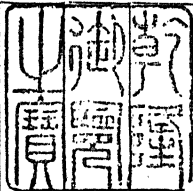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  
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陋  
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  
高麗奏上神宗顧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  
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  
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  
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



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投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啓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啓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啓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不復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為癩杭人為諱之乃稱茄為落蘇楊行宓之據淮陽淮人避其名以蜜為蜂糖由乎淮浙之音訛也以癩為茄以蜜為宓良可笑也



澠水燕談錄卷十